

春融堂集

春融堂集卷四十四

青浦 王昶 德甫

跋二

跋駢枝別集

駢枝別集二十卷黃道周撰是集有文心內符文心外符卜宅殖家隱策演白馬釋色無色辨聲無哀樂共二十九篇皆駢體張紹和熒序云年在終童書窮惠子凡易爻天際仲翔之所未吞元字石函叔夜之所未識算渾儀于平子折金奏于阿咸莫不綜攝天人陶鑄今古若乃生花之筆欲勝江淹披錦之文時同潘岳材已凌夫魏漢格或沿乎齊梁定敬禮之小文無煩潤飾序太沖之藻賦曷罄揄揚則是書蓋先生少作也按明史先生本傳載易象正三易洞璣而藝文志稱

集十二卷皆未有是書之名然先生忠義名節炳古燦今望之如五緯麗天芒寒色正百世而下誦其書咸當端拱肅拜頌以廉而懦以立雖使單詞隻字猶將寶之重之況是書沈博絕麗者歟讀者勿與駢體文同類而觀之斯善矣

明儒學案跋

明儒學案黃宗羲撰云河東學案者以文清薛敬軒先生瑄爲宗云三原學案者以端毅王石渠先生恕爲宗云崇仁學案者以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爲宗云白沙學案者以文恭陳白沙先生獻章爲宗云姚江學案者以文成王陽明先生守仁爲宗云止修學案者以中丞李見羅先生材爲宗云泰州學案者以處士王心齋先生艮爲宗云甘泉學案者以文簡湛甘泉先生若水爲宗云東林學案者以端文顧涇陽先

生憲成爲宗又有浙中相傳學案列郎中徐橫山先生愛十八人江右相傳學案列文莊鄒東廓先生守益二十七人南中相傳學案列孝廉黃五岳先生省曾十一人楚中相傳學案列僉憲蔣道林先生信等二人北方相傳學案列文簡穆元庵先生孔暉等七人粵閩相傳學案列行人薛中離先生侃等二人諸儒學案列文正方遜志先生孝孺等四十三人以叢山學案忠端劉念臺先生宗周終焉是書論學最爲詳備窺其意旨取扶植名教砥礪風節者多南宋以後儒者類皆高譚性命低眉拱手陳氏亮於是有風痺之謂學者讀是書而興起焉庶可逭於同甫所譏矣

書曝書亭集跋危氏雲林集後

按宋文憲危素墓誌太僕卒于和州含山縣寓舍則世所傳

謫守祠者信矣誌于太僕晚年事多隱約之詞亦以此也使太僕非謫安慶則當歿于江寧或歿于金谿不當在和州也誌稱男子二人於安慶教授游大都路儒學提舉本無憶字誌于於字下音於蹇切則於字正當讀如憶字爾非於下別有憶字也且說文於字註旌旗扛兒从亼从於丑善切而廣韻二十八獮中有於字於蹇切則以於作於乃清江集傳寫之誤竹垞先生不知於之爲於音本如憶而誤以爲下脫憶字也於爲旗之扛游與旂同義正相似以其兄弟名字推之亦不應作於憶矣

書嵩少先生詩後

先生唐姓名士恂字嵩少蓋之孫先生石軼村少以子畏自比爲詩法太白間出入于杜陵作散體文亦清峭生平

師徐尙書乾學友陳其年維崧潘稼堂朱鄧

元昭陶穎

儒爾穉諸人而與同郡葉忠節公九善忠節殉難湖北樞歸將僦屋發喪先生以書抵陸侍郎祖修云竊聞南陽發喪將僦屋于城中中道而受弔恂竊惑之以爲非禮是壘而市也胡爲行于卿大夫之喪也恂聞之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孰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夫易其禮者之猶非本也況乎其非禮者乎是故順乎其至非敬衰于賓也致乎哀而已君子聞人之喪未弔則哭之哭之于廟也哭之于寢也或以室或以野親疎而殺也夫旣臨其喪矣歛則撫尸柩而弔于殯官未聞成事于人之室也夫日月有時故攀號哀戀勿忍離爾曾是縲然僕僕以佞客乎若夫爲位而哭弔伯高于賜氏哭莊子于縣氏有之矣未聞行于三年之喪也若重耳之于

秦也變也抑又聞之禮不下庶人公卿大夫禮之紀也昔者魯哀公弔蕢尙畫宮而受弔焉君子譏之曰蕢尙不如杞遯之妻之知禮也杞梁死迎柩於路莊公弔之其妻辭焉曰君之臣得免于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嗚呼公之忠也而忍其不有家乎古者卿大夫之喪必有相司徒敬子之喪孔子相之國昭子之母死子張相之國昭子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矣張也相之然且愼之懼其駭驢爾也矧夫至于斯也執事正色立朝天下聞而嚴之今公之家而有此相者之賢而有此四方畢至於是乎觀人其謂相者何也恂也賤公卿大夫之事未嘗習焉我其敢與聞乎乃有聞而不以告公之子我二人其舊也人將謂公之昧于知某也雖然以賤而告是言益以告而賤也某恐人之終弗察也其

禮與其非禮也曩者其孤嘗述公之行事以示某矣某固嘗
筆削之疑其弗之有改也是役也又多乎哉昔縣氏之譏言
游也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夫以禮許人賢者不可南陽
之喪君其許之否也蓋明于經誼篤于友生矢以忠侃如此
然卒不遇于有司老益窮且病故其詩憤激淒厲爲多先生
居吾縣珠街里里有曰東郭四子者侍御及侍御弟翊先
伯祖會圖先生其眉目也先生歿子孫失學故詩不甚傳余
獲其稿于邵君玘乃錄其尤工者得五十篇嗟乎先生于詩
禮深矣迄今僅六十年姓氏已將滅沒無聞余故著先生梗
概如左使吾里後生小子可攷見且讀之增悲感云

感舊集跋

王文簡公撰感舊集皆其生平攬環結佩之友讀第一卷中

第二人卽程孟陽頗不可解攷孟陽卒于崇禎癸未是時文簡生才九歲山左吳中何由相見得錄其詩至虞山撰列朝詩傳係在順治丙戌錄孟陽詩二百十五首竊意文簡以世家子弟久仰虞山及宦游江北倅來至蘇臺詩簡問詢而虞山卽爲作序且贈以五言長句有麟角牛毛之比尤爲感戢故于虞山所愛者亦多膾炙是于孟陽詩揀錄四十二首以爲枕祕久而不輟後遂雜入感舊集中而實不得爲感舊也雅雨運使旣得此本于北平崑圃侍郎家又文簡曾孫孝肅貽一帙來大概約畧相同而中多錯亂因請淄川張孝廉元整齊排次并請惠定字沈學子兩君助之兼采文簡叢書資其佐證遂以孟陽詩列入首卷而文簡于孟陽年齒相懸不應入感舊之處未經計及故有此誤耳是集初從北平來余

尙在官梅亭幕舍未幾入都又逾兩年書成刻以貽余閱孟陽詩覺排次者混于所收而未能審其故也行將以告運使致而正之

書回部蕩平樂府後

右平定回部樂府十六章吾師少司寇錢公所爲也古者雅頌之作美盛德之形容以告成功而知畧強武之士乃斥詞章爲小技謂雕蟲篆刻壯夫不爲豈篤論歟周宣王中興征淮夷平徐方伐玁狁功業爛然其時方叔南仲召虎尹吉甫程伯休父咸以公卿典軍事成師而出必有策遣之詞訓誥之命令皆不著于書傳蓋孔子得百二十國寶書時散佚缺失久矣微采芑六月江漢諸詩無以想見當日軍容之盛濯征薄伐之方故孟子謂王者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蓋詩與史相表裏然則國是之有賴于詩審矣我

皇上神聖文武闢伊犁而奠乂之出和卓木兄弟于囚俾主
其地而逆回狼貪羊狠悖德反噬於是勅師復進兩酋走死
不服致其首于藁街自拔達克山暨于大蒙日入罔不獻贄
受贄疆我戎索周宣之功業蓋不足以比隆萬一而吾師曰
直禁庭見聞以熟且獻馘獻囚皆司寇之掌因以染濡大
筆具述

聖天子綏服遐裔之勝算與敬慎戎作之盛心蓋羣策羣力
之效命鋪陳揚厲鏗鉤炳耀畢著于斯篇俾當代有所震
懾後世有所證信固將與采芑六月並美于簡冊豈得以雕
蟲篆刻類之曩者金川底定詔修方畧臣工所進歌頌以
次綴于編蓋古者史與詩分今則史與詩合也西域兩奏膚

公大臣復以方畧請 特命開館纂輯而余得備校書之末
方畧成當取吾師樂府以殿其終焉

書陸朗夫愛日圖詩後

朗夫先生同余內直十餘年及出爲山東太守有便遞必相
問故先生行事無不識其詳大抵清修以律已篤行以教子
爲世所推至孤高峭直之操足以廉頑而立懦世未必盡知
之也先生自山東太守屢擢至布政使會巡撫某年少跳踉
齟齬嗜酒好聲伎喜怒失當而黷貨至無算先生規之弗應
繼以怒事輒齟齬適太夫人病乞假不許先生乃自爲章奏
上之蒙 聖恩俞允得歸初無不爲先生危也後任湖南巡
撫總督鈕鈺祿君以閱營伍來于長沙先生郊迎而歸總督
踵至直入署方食皆蔬筍問之徐應曰此間不雨久矣禱雨

戒屠殺以是不茹葷總督歎曰吾自前日入境所至館舍酒肉淋漓奴隸醉飽而家人莫以告是吾過也於是歸而悉撤其供具人謂總督賢實先生誠有以感之此二事皆先生之大者而墓志不書恐遂湮沒茲因尙之上舍請題愛日圖附錄於此庶以告于後世云

跋坤一詩鈔

乾隆甲戌余以會試在京師金檣門先生時時招余言讌始與康古心餘兩孝廉及坤一編修定交其間互相吟和得見坤一詩最夥又四年戊寅余官中書舍人心餘康古亦先後入中書嗣心餘改授編修康古改官吏部坤一遷庶子此十年間燕集視前加密而吟和亦較多及余從軍滇蜀凡八年丙申五月歸京師坤一方爲內閣學士六月奉命視學山東

恩恩別去蓋此數年中之詩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方以爲憾
仲冬從覃溪學士獲見所鈔坤一詩四卷雖不足盡坤一之
詩而坤一詩之佳者畢著於此蓋坤一原本孝友穿穴叢書
碑說佐以金石文字及古人法書名畫故其詩確然可傳於
後亡疑獨念與坤一交垂二十年今檜門先生下世已久康
古亦歸道山矣心餘在江西數千里外不獲流連言讌欣賞
坤一之詩讀斯鈔能無追泝舊游系欬感歎也耶

載酒凌雲詩冊跋

九頂山下爲潏潏汶三江所會是入蜀最奇麗處蘇文忠公
詩云生不願封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荆州但願身爲漢嘉守
載酒時作凌雲游其嗜慕傾賞如此余族弟南明于役來嘉
州笠屐其間賦詩以紀勝詩旣清迴邁俗而畫尤荒寒古樸

可喜且懸崖畧繪慈氏像蓋朱太守子穎筆也子穎以詩兼
畫故畫特工而詩中所懷吳韋謝三君率一時輦下名人此
冊當與山川相映發也今荀叔爲同知于晉中約軒學士方
典學山左歸而東墅官少宗伯駿駿乎顯達矣獨南明淹下
吏十餘年余亦久從戎滇蜀將間關烽火矢石以老余兩人
之視三君身世有足悲者幸他日兵事寢息余取道東歸得
載酒凌雲作詩踵南明之後且還朝以眎韋謝二君則可
悲者庶幾一快也夫時辛卯小除前一日方督兵攻日耳礮
聲殷殷然動地而南明佖來索題句故書此以俟之

龜髓集題辭

宋元以來多緝前人詩爲詩其始見于楊夢錫放翁所謂火
龍滿轍手非補綴百家衣也蓋古人于前賢詩熟讀暗誦雖

支枕據鞍與對卷無異涵養久之乃能天然湊泊如此族弟
南明集義山詩名曰獼髓郵于軍以示余凡登臨寄贈風懷
感興靡不取其詩而用焉初讀之若忘其爲義山之詩宛乎
南明之自爲詩再讀之又若忘乎其爲南明之詩而宛乎義
山之詩之工昔義山從柳仲郢幕府集中如松州雪嶺巴山
夜雨諸詩皆蜀作也南明嗜義山詩特甚官義山游之地甚
久又取義山之詩以爲詩焉知非義山後身歟又焉知非義
山之靈未死入其腑焦助其齒牙手腕不惜以其詩爲南明
詩而南明詩因以若是其工歟南明他詩皆佳其詳見于老
友沈學子敘矣此故不復論云

跋內江令許君詩卷後

許君椿以孝廉選四川內江令值金川番酋拒

命令在松

林站辦糧糗夫役諸事松林距木果木大軍四十里軍潰君
爲賊所殺事聞 贈君道銜廕一子煌入監讀書將授以官
于是煌裝君自書詩二十首屬余題其後以年月攷之正君
在松林辦站時讀其視死如歸九泉含笑諸語若逆知師弗
克終而卒不肯用計巧倖免于難蓋君以驛站爲城社以夫
役爲百姓以芻茭糗糧爲倉廩府庫誓死自勵式遏寇虐
天子恤錄而官及後裔宜也余觀漢書文帝時匈奴寇邊殺
都尉孫印以其子單封餅侯韓延年摎廣德咸因其父擊南
越死事封爲列侯然單無聞于時而延年廣德至于坐耐城
旦及唐南霽雲之節軒翥天地其子承嗣年七歲授婺州別
駕存歷涪州刺史乃以劉闢反無備謫永州是豈惟負朝廷
恤死褒忠至意毋亦怨恫於其先與今煌年甫弱冠遽奉

恩命將憒憒乎以悲也惕惕乎以懼也張是詩于座右日嚴誦而自刻勵焉俾明發不寐以無忝所生斯爲善讀父書者爾

困學編題詞

萃韓柳歐蘇曾文計三百篇爲文之體格矩度蓋粗具於此吾學文以道爲體然法不可不做也于韓取其雄於柳取其峭于蘇取其大于歐曾取其醇懿而往復又取尙書儀禮爲學韓本取檀弓公羊爲學柳本銘頌取諸易與詩矣太元及易林輔之賦取諸屈原下逮宋玉賈誼揚雄之徒紀事莫工于史記五代史其繼別者旁推交通兼綜條貫如是而吾學爲文者始全凡學要于博觀而約取不約則不專不專則不精專乃能熟熟乃能養是文也將徘徊蘊蓄于胷膈間與神

明相附麗得之心者融宣之手者順纖微曲折意態順逆之間將不期合而自合不期工而自工譬諸善庖者庀一齏和齊焉濡之寶之嗜味者以爲甘非然若大官之庖雖多使人噫噓焉爾嗟乎取諸也約守之也專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蓋愚者之所說以研也天下不少聰穎之士多謂一覽可捷得或從而鄙夸訾議之余蓋不敢辭

舊篋集題辭

僕少與四方名士結縞紵交通籍後投分者益衆書札所貽殆無虛日弄而藏之如牛腰如笥束及游滇蜀九年歸京師散佚之餘猶二百餘紙其人或亡或別而鄭重推諉及談經論道之雅顯顯若在心目命小胥錄之合以新得釐爲六卷名曰舊篋集蓋取孫可之試發舊篋手書盈千句云

汪秀峯春游小詠題詞

秀峯哀其游吳越詩爲春游小詠索序于余余夙好汗漫游
自乙亥春遍歷上下沙東西兩崦丁丑秋居西河浹月遂入
京師迄今二十年其山嵐煙水竹樹花藥之勝時時著夢寐
間惜不得傳翼飛去今秀峯生長黃山自武林鴛湖以至吳
會皆有別業春秋嘉日挈舟而行杖策而嬉遇最勝地輒以
五七字寫之且有溪農石友吟嘯于柔藍暖翠間趣味間故
取景也深意致逸故得句也淡其有風月緣歟得江山助歟
秀峯小集最夥類爲名流矜許茲特其一斑云爾

葉玉存小游仙詩跋

自郭景純作游仙詩而唐曹唐輩繼之後如坡公放翁亦時
時借以寄其高尙云蓋人世膠膠擾擾終其身而所求不得

且間以愀悠拂鬱于是轉思托于仙又或富溢貴極唯年壽
爲不可知因思與喬松爲侶此二者均妄而其出于無聊則
同然不可謂世無仙人周禮大司樂言天神皆降地示皆出
人鬼可得而禮三者皆仙之屬特異其名耳蓋聰明正直又
有功以及于人養深息厚取多用宏則死而不亡信也葉子
作游仙絕句百首或出于無聊或寓其高尙雖不可知顧命
意遣詞之工則駸駸與蘇陸侶曹唐輩豈足道耶顧古無仙
名老列莊關之徒史皆謂之道德其後乃有服食房中符籙
還丹之分至還丹分爲南北宗符籙分爲河西宏宣陽平清
虛則其派愈枝而說益繁葉子有意于仙他日當爲極言之

書 國朝詞綜後

是書旣成摩挲再四覺尙多缺畧如 國初詞人見于名人

文集者尤西堂則有許漱石粘影詞丁歐冶問鷗詞王德威
璧月詞朱竹垞則有柯寓匏振雅堂孟彥林詞陳其年則有
吳初明雪蓬詞觀樞堂詞之類皆未經寓目而欽定四庫
全書見于詩類中又有呂陽陳軾梁清遠等十有餘人列諸
存目其詞亦無從採輯蓋江湖憔悴之士爲之而未成卷成
而未能傳世其詞在若存若滅者又何可勝數而余目眚亦
已三年矣搜採抉摘尙有待乎後之君子焉

跋玉篇

是書爲虞山毛氏藏本長洲張氏士俊刊之秀水朱氏夔尊
序之爲功于小學也與說文廣韻同第部分之增減分合又
率與許氏不符序云總會衆篇校讎羣籍以成一家之製蓋
本未嘗襲說文也余嘗見泰興季氏滄葦藏元人刊本篇第

皆與此合而註文頗有刪節惟在昔以下題云玉篇序竊聞
以下題爲進玉篇啟較之此本敘次爲明晰然攷法苑珠林
載宣律師問天人云梁顧野王太學之大傳也周訪字源出
沒不定故玉篇序云有開春申君墓得其銘文皆是隸字云
云今序文無此數語然則野王或別有序歟又攷南史蕭子
傳云顧野王奉令撰玉篇簡文嫌其詳畧未當以愷博學于
文字尤善使與學士刪改蓋不待至上元已失其舊所以多
齟齬刺謬而不可解歟又序前稱梁大同九年三月二十八
日黃門侍郎兼太學博士顧野王撰稽諸本傳野王于大同
四年除太學博士遷中領軍入陳至太建二年遷國子博士
遷黃門侍郎是野王在梁未嘗爲侍郎又云宣跡王賓客無
事簡文之文惟仕陳以後後主在東宮野王實兼東宮管記

其後遂遷黃門侍郎然則序所云殿下當指後主言之而玉篇之成適在其時南史簡文嫌其未當之說恐亦不免舛錯謹備書之以俟博洽者

匡謬正俗跋

匡謬正俗八卷唐顏師古撰師古卒後子符璽郎揚庭以永徽二年十二月八日奏上至三年三月詔付祕書閣賜揚庭絹五十匹按師古本傳云帝嘗歎五經去聖遠傳習寢訛詔師古于祕書省攷定多所釐正旣成悉詔諸儒議師古輒引晉宋舊文隨方曉答人人歎服則是書或其釐正之餘也自唐以後未嘗刊行于世然姚寬西溪叢語摘其以字行之非趙德麟侯鯖錄載被池氈幾頭之說王楙野客叢書辨其奚斯作頌之誤洪興祖天問補注亦引之蓋剖晰精審有足多

者青箱雜記云釋贊寧常作七篇以斥之惜其書不傳亡以正其離合焉中第五卷載揚雄甘泉宮賦數語亦今本所無

書隸釋後

余成進士始好金石之學乾隆戊寅入京得隸釋寫本於陳勾山先生所勾歸讀之是時爲梁文莊纂續文獻通攷又奉命修通鑑輯覽不暇手寫僕有龔運者願鈔之運年四十餘無妻室能竟日靜坐獨嗜酒度其書寫稍倦以酒沃之明日勤益甚雖字畫奇古轆轤必諦視而摹之寫至二十三卷病乃丐他手完之又年餘竟死然原本頗舛錯而鈔亦不無誤者二十年來恒取以自隨已亥錢唐汪氏得宋槧本校刻最精審又緘其一寄京師而此本幾可廢然余念鈔寫之勞且書隨余久不忍撥置因取汪氏本校之而志其顛末如此

又按此書之跋明萬歷戊子楊州某太守曾授于梓汪氏所謂明季鏤版是也太守刻是書可爲好事者而不肯自炫其名攷楊州府志雖載歷任太守而不著年月戊子之爲太守者蓋不可得而知之此尤可歎也夫

漢隸字原攷正跋

許氏慎謂太史籀著大篆于古文或異是周以後之書已視籀韻不同其後李斯胡毋敬省改大篆作爲小篆程邈又增減大篆爲隸書字體屢變偏旁點畫益以似離破碎不可究詰六經刊于石列于學官傳于山東大師然如陸氏經典釋文尙有一字作數字者况于碑版蓋不待至梁陳之間而訛替滋生已如顏之推所誚矣婁忠簡漢隸字源載漢碑三百有九始于堯廟迄于酒泉題名以二百八韻類其字洪氏推

爲精當尙不免于舛誤故宋李子增多一千八十七字又作漢隸綱領一十四則別撰辨訛字類及連綿字畧又一千三百八十四字其詳見潛溪學士集中惜其書不見于世我友小山丁君援据碑文于毫釐茫芴間一一正之蓋六書之要義匪獨有功婁氏已也余常欲出許氏說文以遡六書形聲之旨其有雖見于鍾鼎而按之形聲或舛則駁而出之君能助我以有成否耶戊戌人日病中書

跋子敬十三行石刻後

子敬十三行後有柳公權記二行又有天祐元年五月六日堂姪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戶部瓌續題二行凡三十七字攷唐書宰相世系表有公綽公瓌不載柳瓌然自寶歷元年公權卒後至天祐元年已及八十年論其行次

宜爲再從孫故璨傳亦云若堂姪孫之稱古未見也是時昭宗內困閹宦外迫于朱全忠遷居洛陽桎杻若累卵璨乃依全忠之勢肆作威福白馬清流之禍實其所啟故一時名臣正士皆惴惴朝不保夕而璨得以從容流賞踰墨者此也然六月殺裴樞諸人十二月亦爲全忠所殺事不及半年天道好還信矣歐公不列璨于世系表蓋深惡其人而黜之不使得爲柳氏子孫誅奸諛于旣死豈不凜若冰霜哉世徒知公史筆之嚴而不知筆所不及者嚴尤甚也此帖後璨字二行惟星鳳樓帖削去其餘收藏家因而仍之非無識之甚者歟

跋翁氏重刻漢石經

按漢石經殘字三段本孫退谷侍郎家物蓋洪氏重刻于蓬萊閣者近流傳都察院都事董君元鏡所錢唐黃君易見而

借之會董君方嫁女貧甚黃君爲置奩具直白金數十兩董君無以償遂舉石經歸之黃君出示翁學士方綱因鐫于石董君漢軍正黃旗人工分書汪文端公由敦修西清古鑑屬其與陳君孝泳成之董君先任大理寺丞爲余屬故道其顛末如此石中書字下半刻若畫云字上半刻若志蓋因其剝蝕而鉤者誤之也再顧氏藹吉撰隸辨言于北海孫氏見中郎石經殘碑但隸辨所引有公羊石經又于若經尙書引鴻水泅陳其五行及微柔懿其又于石經論語引植其杖而耘今公羊旣未之見而論語亦不全又石經論語樊遲之遲作戾又殷禮之殷作段而隸辨不載豈顧氏又未見此歟皆不可知也姑志以再攷云

跋伊墨卿藏漢并天下瓦當硯圖

瓦當硯古人未嘗論及始見明王忠文公之記約有六種曹昭格古要論引之至本朝林侗得長生未央瓦漁洋竹垞皆作詩以考其故嗣後朱排山楓撰圖記其說益詳乾隆癸卯余以按察使西安見瓦當愛之因令訪于咸寧長安淳化諸縣土人而嘉定錢州判站錢塘趙上舍魏助余求索甚力於是瓦當出者多至三四十種未見者獨忠文所謂儲胥未央及曹氏云太極未央二種耳然如長生未央長樂未央諸瓦一種中又各有數體其體錯出篆隸間短長斜整皆古質有態後世工書者未之或逮至漢并天下之語意爾時必有一文一篇分勒于各瓦當上橫排于簷霤之間非長生長樂獨自成文者比惜其文不可考矣近申大令兆定暨程上舍敦名著爲書圖其形象誌其尺寸推其命名之故故瓦當硯盛

行于世至有磨礪敦琢以進 御蒙 上賞者瓦既爲世所
貴摹仿僞作亦出其中余輒能辨之於是剔僞存真間以遺
都中好事曉嵐宗伯所藏其一也伊君墨卿從宗伯所求得
之繪爲圖屬余題詩余賦此屢矣故敘瓦之緣起如此夫香
姜銅雀佩離鸞缺率皆贗作卽明寧藩未央官硯亦未可得
惟此尙爲漢初古物洵可寶也墨卿能詩工篆隸用其耽奇
嗜古之心進而稽七經之古義攷六書之古法可喜可愕可
寶必有千百於是者矣

宋搨九成宮跋

唐初書家歐虞褚薛並稱而歐褚尤勝登善從隸出故結字
稍寬率更從篆出故體較長然歐書如化度寺皇甫君碑久
失皆係重刻惟九成宮在麟游余常過其下摩挲久之後去

見波磔間塵坌堆積必洗拭淨盡使良工細紙緩拓再以蠅
翼法淡墨傳之始可得百餘字佳者蓋不易如此而此本如
劍鉞箭鏃鋒稜峭厲中備九宮法則其爲宋榻本無疑前輩
蔣春農中翰奉爲祕寶者終身今子延蒿出以示余蓋希世
之珍所爲中流一壺愛護如拱璧宜矣

維書聖教序後

此係明代關中苟氏翻刻本其渾厚自然不如原本然鴈塔
椎拓已久鋒鏖盡失故學者往往類于丁頭鼠尾不如興福
吳文猶見骨力有龍跳虎卧之槩蓋下真蹟一等者昔余數
過碑下摩挲移日故得其真覺向來書家評聖教者猶是叩
槃捫籥

興福舊榻本幾勝于此因碑斷後椎拓日少世人無有臨摹

者故書家爭推聖教不知懷仁大雅所集竟難優劣

孫學士翌書高內侍碑筆意本此堅渾雖不逮而碑出未久神采奕奕意度可尋學者當從入手

江寧棲霞寺碑當年集字鉤勒甚工故三刻之後風流未沫若宋人皂莢行解池碑則面目徒存奄奄如泉下人雄秀之氣銷歸烏有高宗李英公萬年宮兩碑及懷惲實際寺皆右軍別子窺基大師墓志雖瘦勁去之已遠

能將蘭亭聖教與福三碑臨摹十年再寫智永千字文及閣帖中右軍字服膺終身便是汝得吾懶

凡學書先學點畫勾剔及結字之法久之手與古化心與手化似而不似不似而似忘古法亦忘我法是爲聖不可知吳興華亭兩公晚年精力旣衰獨剩我法是以間有習氣

稽河南臨蘭亭序米元章推爲天下第一又顏平原爭坐位
祭姪文皆得右軍法乳然稽公伊闕三龕及同州慈恩兩聖
教清剛端勁顏公中興頌東方朔畫像顏氏家廟碑謹嚴雄
偉皆自成一蓋忠義之氣溢于翰墨故非右軍所能函蓋
題宋揭爭坐位帖

是爲常熟錢湘靈物後入倉場侍郎蔣曉滄家故余得之其
書信手變化神采爛然爲宋揭本無疑湘靈名燦後有印記
云明經別駕書經解元臨濟三十六彭祖百代孫又有耕牧
河山之陽印又有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印則其寄託可
知矣前自書六十甲子以出處履歷係之生于萬歷四十年
壬子至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年八十一竟未審其壽若干後
書山谷詩文其書法亦多學黃者湖州莊廷鑑史案湘靈波

及焉故于壬寅秋注云湖案結也湘靈以乙亥拔貢丁酉復中江南第二名舉人當得通判不仕蓋以遺老畸人自命故見于筆墨者如此

跋舊帖

法帖六冊第一冊題鍾王楷則前繪太傅右軍中令三像鍾爲季直力命戎路及丙舍憂虞五帖王爲黃庭誓墓二帖第二冊題晉唐正書晉爲右軍曹娥東方朔大令十三行唐爲歐陽心經褚陰符薛饒魚第三冊爲遺教經第四冊爲定武東絹及玉枕本三蘭亭第五冊題右軍墨妙爲十七帖第六冊題羲獻草法附王炎王僧虔王徽之王操之渙之蓋裁割閣帖續閣帖及潭絳戲魚星鳳等不全帖成之但不記成于誰手前有瑯琊王敬美氏家藏圖書茂苑韓氏圖書又有侍

御吳永安家珍藏印後歸於紅豆齋惠學士士奇因以歸余
銀鉤鐵畫波磔分明楮墨古香裛人襟袖雖不全良可寶也

題錢廉集古帖後

張幻花先生蕭真恬淡喜與名僧交蘆江上人其一也杭州
西溪法華山有翠峯庵蘆江居焉常以錢氏廉所集法帖贈
幻花故先生雪夜憶之云法華山塢老禪伯踏凍曾敲竹裏
門一世交情駒隙逝三生結習鷲峯存小樓話雪空幡影幽
欄聽泉沒屐痕古帖相貽今什襲題詩畱與示兒孫真禪門
佳話矣錢字穉廉鄞縣人所集二本一乃定武蘭亭官奴傷
悼二帖及李北海奉別帖米元章真孃墓歌一乃李太白醉
作送賀八兩詩白樂天冬候斗寒一書又得虞永興唐堂碑
殘字令萬斯備集之皆宋元間搨本在世有數物也今以贈

余故謹記之時甲子端午日梅雨淹旬展閱數番差破岑寂
跋羅兩峯丙舍帖

是帖古雅遒潤越州舊搨也墨池編載褚河南右軍書目
云丙舍五行爾時真蹟具存正與此合余家亦有是帖傳自
王敬美後入韓氏有懷堂然波磔較此殊不逮矣昔程孟陽
與僧石林論蘭亭欣字末筆如蒼鷹下擊先作歛拳縮爪勢
今欲字亦復如此其不失右軍筆意可知按魏志元常子三
毓演會孫六豫駿邕縞峻迪豫嗣定陵侯駿分封列侯先卒
邕隨會歿于蜀縞以會子伏法峻迪有免此二孫爲誰蓋不
可攷也帖從兩峯山人借閱摩挲旬日題而歸之

跋淳熙祕閣續帖殘本

淳熙有修內司帖又有淳熙祕閣續帖以十二年三月模刻

十卷皆南渡後續得晉唐人遺墨其第五卷爲李白胡英李
邕白居易今此云三月十九日模勒上石自係祕閣續帖而
非修內司帖也但僅存太白樂天兩人書則五卷亦不全矣
淳熙帖諸書皆志之何謂知者少耶前冊北海書五行疑卽
五卷中物裝者誤爾

跋棲霞寺碑

棲霞寺碑蓋宋時重刻者望而知爲集右軍書然前又列陳
車肅書又列宋沙門懷則手書何也殆當時已集右軍之字
而車肅復書之以聯其體勢細閱懷仁聖教吳文墓志永濟
姜原無不皆然至會昌毀廢重刻係懷則書康定石斷契先
又依本寫之是二百年中已三易石矣原本鉤摹甚工雖屢
刻而規模尙在世人止取聖教可謂但見方隅惟僧人不諳

於碑版款式信手題識可一笑耳若靳尚受戒得菩薩道則方外但鄙眩俗之言不足辯也

唐人書蓮華經殘字跋

此妙法蓮華經第三譬喻品佛所說偈前後俱散佚矣攷其中忽然作欸然鷗梟作鷗梟惱急作惚急耽緬作恹知爲隋末唐初人作蓋北朝自周齊後造字猥拙訛替滋生多失形聲之義如殷比干墓嵩陽寺碑羅梁墓志皆然惟字畫瘦勁足爲歐褚先驅爾惠義寺之建始志不詳其世代安知不叙於初唐又安知此經不由別寺而供奉于此審爲隋唐間人書則廟諱更無庸辯矣初唐墨寶甚難得展誦數過又何啻獲三種寶車耶

跋趙松雪書梵網經

松雪夫婦皆受記刻于中峯修清淨行故爲書此前繪西方
世尊暨聖觀自在大勢至象及九品蓮花法界蓋以戒爲定
因定爲往生之果而中峯百詠兼通禪淨書梵網而先之以
象指承非無自也辛亥人日蓬心太守自永州挈舟冒雪來
特以見示合十和南敬誦一過此經在處具有金剛穢迹擎
山持杵非清淨自居安敢藏弄爲題而歸之

題趙松雪手札

松雪道人書輟耕錄稱其初學大令繼習北海而少時效褚
河南于孟法師碑尤深故秀逸之氣自不可掩余謂吳興山
水清遠靈淑所鍾發于翰墨不求姿媚而自工觀此冊敷腴
蒼潤出力藏稜蓋天授使然非作態者所能仰跂乾隆癸丑
小雪書於蒲褐山房

春融堂集卷四十五

青浦 王昶 德甫

跋三

跋文信國與吳架閣名揚劄子

考咸淳十年信國公勤王遂命知平江府又改臨安旋以右丞相如元軍請和俱在是年之冬及被拘逃回上表勸進乃召拜左丞相改樞密使同都督出江西收兵當在德祐元年春夏後故傳稱遣趙時賞等取寧都吳浚等取雩都而架閣墓志亦稱德祐乙亥以顓事招徠天下士云云且札中有八月字樣則發金購米正值其時比鄒鳳敗而事不可支矣念三札僅二百餘字想見籌筆之勤揀時之亟收拾人才推心置腹如此味之可感涕也公書世不多見是幅爲覃溪詹

事所慕然憶昔畢秋帆制府贈余李伯時華嚴九變圖後幅有公題跋筆勢正與此同蓋似有神來冥會焉者吳氏其世珍藏之

董思翁臨顏魯公送裴將軍詩跋

古人作書全在筆法所謂製字諸家不同用筆千古無異元常輩嘔血破冢求之皆坐是也魯公印泥畫沙之旨聞之張長史長史得之褚河南故十二意筆法要以勁險沈着爲宗然攷明皇雜錄公孫大孃能爲裴將軍滿堂勢而公以開元中始登進士甲科意作詩時正在罷醴泉居京雒之際其年尙少勁秀已如此以此見公筆力天授必謂得于張褚其果然歟思翁書從魯公入不從魯公出而用筆險勁深契古人之法是以所摹與公具體而微魯公眞蹟宋樓攻媿明王弇

州皆有跋謂是詩不見公集至嘉靖間無錫安國刻本有之
始安氏弄此真蹟因以增入爾裴旻新舊唐書皆無傳宰相
世系表僅言出自洗馬川之後于承恩爲十世孫官左金吾
大將軍

跋祝希哲書黃庭經後

道藏載太上黃庭內景外景玉經謂扶桑大帝命暘谷神王
授南岳魏夫人因以傳世有劉長生蔣慎修梁邱子三注今
梁注最行梁邱子蓋白履中舊唐書有傳雲笈七籤具載其
註而明藩亦刻入道書全集內景凡三十六章外景凡上中
下三篇歐陽文忠公得石刻乃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
頗簡獨爲有理因而刪正之今其本亦不傳而唐宋勒石者
甚夥今皆不可見矣余常考此經黃素真蹟萬歷時藏于吳

敬堂刻于王氏鬱岡齋者乃內景經王氏跋稱朱氏書史謂是六朝人書無唐人氣格趙魏公謂飄飄有仙氣乃楊羲許翽舊蹟王氏因真誥以實之經後無右軍題識則內景實爲楊許書也文氏停雲館刻外景經旣刪去老子閒居作七言解說真形及諸神二句又以上有關元七言二句作四言四句後有永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山陰縣寫意歐公所見晉人書卽此外景經歟抑右軍所書內景久已亡軼歟然外景猶是上中下三篇全文也若董氏刻戲鴻堂僅取內景經上清上有二章其第三口爲章錄至登廣寒而止又割其末沐浴章十讀四拜下十二句以足之斯繆妄之甚者矣此本祝希哲書希哲人儻曷書法尤狂縱而楷法謹嚴古澹出力藏稜如此蓋以鍾王書法行之是希哲法書中絕無僅有者

良可貴也世人論黃庭於右軍楊許往往至聚訟而不審所書內外景本各不同故攷之如此且文董所刻遺落顛倒後人轉輾摹勒益失其真而此僅數字不同設有好事者勒之貞石以繼楊許右軍之後豈非藝林增一墨寶哉

跋陸師道隸書周易本義後

姑蘇名賢小記云子傳師事文待詔刻意爲文章工小楷及古隸皆入能品閱是冊信然余家藏王雅宜離騷何義門周易觀彖汪退谷趙閑閑淦水集皆錄全本蓋前輩功力專精自始迄終無一懈筆是以爲藝苑祕寶後有文休承跋前有錢叔寶印其爲兩公欣賞可知

澱山唱和長卷跋

竹垞太史以康熙庚辰夏四月來游澱山同游者陳君書厓

名昂戴君坤釜名錡畢君雨稼名大生李君功載名大中朱君凱仲名丕戴竹垞作五古一首又有普光王寺五古一首二詩皆見曝書亭集而澱山詩書用行楷普光王寺詩則以八分書之從而和者爲書厓坤釜二人畫者爲陳君銓并有跋功載嘉興人康熙丙子舉人凱仲貢生爲竹垞從孫皆無詩蓋自游之後閱一月而陳君始爲之圖迨圖成後書厓索竹垞及坤釜書之于卷後而雨稼功載凱仲或未及作詩或已作未及寫故闕如也觀書厓詩其先世居于澱湖之濱又居于吾珠街里戚家橋下塘之西生平好書好客曾見其所藏多宋元間舊本皆有名字印之楊謙注曝書亭集因西陵有杜甫南鄰也姓朱之句故謂之秀水梅會里人意書厓或有市廛在梅會里而籍貫實係青浦非秀水也其稱同知者

係入貲所得未曾出仕也戴君字坤釜號碧川嘉興人有魚計莊詞畢君兩稼亦吾里人監生能詩工書常游京師與竹垞交甚密畫者陳君銓亦不見于他書是日高槎客不竊錢介維柏齡先游而去不及同故竹垞詩成後書寄于二人也至今百餘年諸君姓字皆在滅沒間而此卷完善無恙舊爲我甥蔣瑞應雲師所得余嘗爲七言古詩題之今復閱此卷甥已下世十年矣因重爲跋尾付其子珍藏之

跋竹垞太史手札

壬申癸酉間余讀書吳閫始與鄭禹谷定交因知其尊人季雅先生然未覩其詩集也時歸愚宗伯方旣國朝別裁具言先生詩瘦硬通神小長蘆太史極許之謂吳人浮而其行狷吳語輒而其詩堅不勝仰止之思今其孫松巖同學以詩

集見示又出示小長蘆手簡始知宗伯之言蓋出于此後有顧俠君鄭芷畦兩跋此冊歷八十六年藏弄勿替猶爲士人傳觀愛玩松巖之賢蓋可知矣然先生詩世罕有知者安得付之剗剗以抹吳人浮輒之習乎是冊留覽歲餘愛不忍釋筆墨稍暇南榮妍暖爲跋而歸之嘉慶丙辰仲冬書

跋金誦清清欽閣帖所刻惲南田書

筆墨之性本原忠孝南田先生偕其父流離轉徙不獲已姑以翰墨自娛戲人謂瀟灑出塵不知正其清勁絕俗也褚登善于金輪未冊之先身爲疾風勁草觀同州聖教伊闕三龕寶爲歐顏柳三家先導哀策枯樹異其面目而實同其骨力南田學登善書始于其大節有深契者而金子誦清嗜其畫因以愛其書愛其書實以敬其人哀而慕之勒諸貞石世有

考南田生平出處忠孝大節當于是得之南田本以詩書畫稱三絕從孫鶴生作傳謂全集藏于家然不傳久矣其在六逸中者止三百二十餘首如帖中諸詩皆未入于鈔則此帖爲拾遺補亡有功于南田豈渺也哉

題陸清獻公書餘齋恥言卷

清獻公居平湖宅在泖口又以教授席氏子弟常寓珠街里迄今纔九十年去公之居與世若此其未遠也然不獲多見公之詞翰以爲恨公不以書名而此書古質清勁肖其爲人所謂著道德而能文章發于不自覺者耶公兩爲縣令一爲侍御皆不久斥罷終其身于貧窶然未幾 賜諡配祀兩廡世人馳驟功名華廡視此孰多蓋行之有餘不期然而致此後人寶公之書亦思公之意而可矣

跋儼齋司農臨李北海米元章書冊

儼齋先生在

仁廟時文章著作與徐東海齊名其擅鑒別工書翰又與高江村相上下錢文端公常謂其大書行草絕類襄陽信然然襄陽雖法大令實本北海此冊臨兩公書奔逸蒼勁變化縱橫不爲法度束縛又高徐所望塵不及者已

跋伊墨卿藏劉文正公墨蹟後

余以供奉 內廷侍劉文正公者十餘年每日寅而入上已遣中使捧 御製詩文藁至南書房 命公錄於冊上熒熒官燭公以小楷書之多有數百字者比日射觚稜寫畢恭進莊嚴整肅無一遺脫舛誤蓋敬謹居心故能如此公常謂少時書仿趙承旨中年慕文待詔晚年不復求工點畫然

不求工而自工斯天下之至工也余預修通鑑輯覽公有所
商榷輒以片紙見示故存者尙有數番今墨卿能裝潢藏弄
珍比赤文綠字閱者當端拱肅拜非可與曩昔書家並論也
跋法開文學士所藏鄂剛烈公詩卷

往余以布政使在雲南過嵩明州海潮寺寺懸鄂剛烈公海
晴雲無葉山寒雪有花對句是從西林相國總督雲貴時所
書筆力峻拔在褚歐間可想見其橫身絕域透爪擎拳之狀
此卷其詩五十一首間有塗乙改竄而瘦硬通神藏棱出力
與所見書法風格不殊余聞公自兩江總督召赴西陲以
八日夜馳抵京師旣入見還至兵部不歸家相國夫人就
見之一慟而別及其賜諡也閣臣謂公由詞館出身擬文
烈文剛以進

上抹二文字取剛烈二字台之蓋

聖主深知其忠義果決故不拘常例如此觀諸詩登臨憑弔風韻瀟灑而清剛之氣故在益知公志節之高矜懷之曠所以能致命遂志也夫

題陸虔實隸書千文

漢唐隸書聚訟者率以結體分優劣然楊太尉之瘦沛相之肥曹全之謹嚴夏承之奇恣不可以一格拘要其精神骨力無弗同耳豐約適宜剛柔合度惟華山碑爲備或以爲中郎作余嘗見拓本于竹君同年所與石經殘字意度如出一手信然先生臨華山碑至百餘本宜其直入古人堂奧如此千文自唐宋來以行楷章草書者何翅千本分書獨未多見有是卷足以空前絕後

跋山舟侍講書賢首經後

山舟示宰官身還居士相當殘臘崢嶸九陌膠膠擾擾乃能
禮佛繙經歸心法喜詎非天際真人耶憶歲在重光單閼辜
月從軍過邨見此冊于南明署中爾時枕戈負弩烽火間關
作絕句以志感迄今又閱五年葢距書時已二十年矣再三
繙閱猶想見雪牕梵筴蕭然滌筆時也華嚴第二會普光明
殿十信會主賢首爲首故北方傳其宗者尙衆今息壤不遠
終當與山舟煨品字柴坐折脚鐺邊證此觀察精進法門爾

跋朱竹君手札

癸卯三月道經廣陵容甫出此書見示距竹君之歿已逾年
矣手蹟如新使人動宿草之感也容甫出余門下垂四五年
竹君未之知因有是札然愛士如不及之心益然流露于楮

墨今人中詎易有此耶竹君時方爲先母錢太夫人撰墓志
云神道碑者筆誤爾

題賈素齋詩冢帖

梁溪顧晴沙觀察選鄉先賢詩自漢唐迄今凡一千一百十
家旣卒業其門人賈素齋取鑿缺叢殘斷爛者聚而封瘞之
昔黃黎州先生序明文案謂自有此選彼千家文集靡然無
物盡投諸水火亦不爲過素齋其猶是意歟抑自有此瘞旣
免于覆瓿投厠而蘊蓄演衍之久又應如珠之有耀劍之有
芒松之有豎楓之有魄耶梁溪界九龍山湖山最勝泉出其
間蓋世所傳第二泉也可以釀酒劉復愚文冢銘曰愼無滴
爲醴泉以味諛口蓋恐其造酒而甘也古詩人類耿介絕俗
詩瘞於此魂魄當附於此得毋喜湖山之勝而戒其泉之謨

口也乎後之言詩者觀此若斧若馬鬣慕前哲而爲詩其必
意存謹慎也已

查氏烈女編跋

查按察使禮自四川寓書來永昌以其先烈女編示余曰願
有述焉按編載查氏國英妻周國才妻張娣姒二女子子四
女甥黃一國才妾廉一廉母一凡九人時值明季流寇攻京
師急諸婦女遂皆投繯死惟妾廉暨一女以縣絕救得甦鳴
呼可謂烈矣余惟歐陽文忠公于馮道李琪雜傳附書虢州
司戶參軍之妻以爲媿士之不自愛而忍恥偷生者然是時
禮義廢廉恥衰缺故五十年間國更數代僅得全節之士三
死事之臣十有五而以婦女著者一人焉爾蓋其難且少如
此若查氏一門懼城破見辱從容就義下至齟齬皆以次畢

命抑何節烈之多也蓋查氏居京師久官雖不甚顯而自先世以來飭身型家各有規矧閨中人服習其訓咸知自愛以忍耻偷生者爲非故其視駢首就死若固然與抑是時死綏飲刃者所在多有而其餘烈乃及于婦人女子與夫士君子之殺身成仁惟其志焉爾按文忠公史例元行欽死者也而不死之志見于出奔劉仁瞻死而未死者也而死之之志見于殺子故曰視乎其志不以死不死別也彼周氏等七烈固已視死如歸矣其二人絕已復生一度爲尼以終一嫁而寡以守節終取仁瞻之例例之二人志于死無可疑者均列以烈宜也查君爲此編播前烈著家範又索詩古文以詠歎之後之讀者固將彈指泣下必有如文忠公所云用以勵廉恥而植禮義豈獨爲一家表奇烈也哉

書史烈女傳後

史烈女少字沈觀察世壽子守坤守坤年十九有雋才試歸
病歿烈女聞欲奔喪守節父母未許廉知婿柩停茶禪寺因
祖母進香往訪之固然既歸時方暑託言沐浴浴竟自經遂
塋柩並厝于寺具詳沈子叔埏所作傳中攷禮女既婚未廟
見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道也夫婚而未見于廟尙
不得謂之成婦道則未婚者可知禮又云未婚而女死塋齊
哀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蓋取婦以承祧爲重未廟
見則不得爲婦禮尙無守節之文而况許之以死乎 本朝
曾與有旌烈婦貞女之條而無旌烈女之典聖人制喪禮哭
泣有節蹕踊有數皆恐其滅性傷身父母之喪如是而况於
其壻劉子政范蔚宗列女兩傳未載有以死從夫者因此也

然一陰一陽之謂道而道造端乎夫婦當問名納采後已有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故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聞歿殯之信之死靡他本于至情而情本于性性合于道道之所在卽禮之所不禁又安得拘于經曲而疑其或過哉且道者中而已矣過與不及皆非獨易小過之象詞謂喪過乎哀則烈女之死正爲君子所憫嘉禾人士從而嗟歎之觀察至今猶有餘慟焉固其宜矣我邑明萬歷年間修竹鄉烈女楊雲芳年十九未婚而守志父母欲嫁之自縊死合葬于潑山之陰塚生銀杏二枝葉相樛迄今二百餘年高五丈餘開花之夕輒有火光里人異之至順治十六年追旌後沈編修志祖書其事以志于墓蓋節烈之氣久而不能泯也抑又攷之梵筴摩訶迦葉偕紫金光捨金裝佛八十一世世爲無因夫婦

以檀施之福猶能受報多生則節義之貞有如皎日願力因緣所在他時必產合抱之木連理之枝傳之鄉黨以聞於當事其得與于烏頭綽楔不遠矣以告觀察又當破涕爲笑也

題莊似撰元池訪古圖卷

莊子似撰元池訪古圖一卷索余記之元池今仙游潭蓋屋縣所屬名顯于隋唐間自蘇文忠公來游其勝益著蓋山蜿蜒從終南來相傳關尹子居此後爲劉海蟾王重陽學道全真之所蓋山曲曰盤水曲曰屋以山水之勝卜之其爲仙靈棲托無疑也觀此圖林木晻靄雲氣忽恍使人有蕭條高寄謝脫世網之意似撰盤屋令也憶余識似撰于長洲偕游滄浪亭石坪時似撰年十六耳豈意三十餘年同宦于陝而余自顧鬚髮盡白似撰鬚亦斑矣如薊子訓摩挲銅狄忽忽五

百年又如波斯匿王再過恒沙河髮白面皺能無有慨于中
耶余又攷杜光庭洞天福地記方白山德元洞天五百里在
京兆鰲屋今志載元池不載方白亦無德元洞天之名蓋志
失之也方白列在三十六洞天則爲仙靈所棲託果非妄矣
鰲屋距西安百餘里林木雲物久思其勝顧卒卒未能遂也
將以是卷懸之四壁以代臥游似撰倘許我否耶

古藤詩思卷跋

香亭太常始僦居海王村蓋昔新城王文簡公寓邸中有藤
花歲久剪伐殆盡頃之舊本忽萌引以覆架遂作花及歲正
辰太常寓橫街則又分移之植于書舍而藤引蔓益繁太常
因繪古藤詩思引藤書屋兩圖以紀其事余往在京師聞竹
垞太史古藤書屋在海波寺街走訪之所謂檉柳一株湖石

三五皆不見藤僅存其一蕉萃無復生意獨其老榦猶如虬龍而是時薌林少師味初齋前藤花蔭蔽可十餘丈與青乳齋蒲梢相糾結其盛冠于京師余主其家聽雨望月輒婆娑其下不能去也及再入京師則海波寺街之藤無復存者少師宅第亦爲市僧居藤亦蕉萃枯槁以是見天下事苑枯榮落不常草木之微多有可感者由盛而衰則必由衰復盛物理循環自然之道太常所植將日新月盛勿替引之何足異歟昔方希古敘衛氏紫薇以爲家之將昌氣之鍾也獨盛人得之爲才賢其在物也爲嘉卉榮茂必異於常又謂人之盛衰因物以見而物之禎祥非託諸人則不能以傳今太常方以文學受知駿驥乎枋用于以集友朋鬪詩酒于下使人如見文簡當年而相忘于盛衰之感且繪之以圖畫播之以聲

詩是花又爲京師增一故事則希古所爲花果有知必自慶其遭逢者益當于此徵之也夫

題藐圃圖冊後

余少時讀書吳中恒與友人來往閶門見茶檣酒肆間池臺篠簜竹樹逶迤詢之乃曩時姜貞弼先生之藐圃其樓名諒草則先生子學在築以奉遺書者爲之肅然起敬徘徊俯仰而不能去貞弼爲今度香中丞曾祖度香本字光宇改爲度香者以圃中有度香橋故云然圃屬于市人旣久余與度香少同學長同官常慇懃其贖而歸之江蘇巡撫奇君亦欲爲之計而卒卒未果今閱南田子遠兩圖覺五十年前經過地顯顯如在目中又歎度香雖未歸此圃而圃爲其叔師遠所藏見圖不啻游于圃也貞弼官給事中偕熊魚山以直言忤

權貴至下詔獄廷杖謫戍頻九死而不悔是以志節之士流連愛慕閱是圖當知爲貞毅父子英爽所憑使頑者廉懦者立闐然媚世者瑟縮而不敢逼視如謂其繪畫之工池臺竹樹之勝則非姜氏世寶是圖之意矣

題先伯祖澱溪公遺像卷後

先伯祖澱溪公績學弗試有名于西亭雨稼諸先生間和常擷蔭林詩話入之縣志又輯遺詩載青浦詩傳中今從子璧紀囑題遺照公生崇正六年以康熙四十四年歿年七十三此蓋其七十壽日所繪諸公以詩詞題之迄今又九十三年矣余不及見公然展玩是冊清修雅尙約畧可見其簡文所云託懷元勝蕭條高寄者耶

呂新吾先生作呻吟語凡十二卷皆身體而實有得焉者甲戌余會試在都門今廣州太守陳君淮以原本相贈丙戌爲刑部員外郎桂林相國陳公又以所刻節要見示視原本刪十之六今從軍來蜀得呂語集粹一冊蓋尹公會一所輯蘇公昌所刊視陳刻又加省焉視原刻五之一爾然精粹警切語頗具于此嗚呼四書五經于身心理欲人已出處之間備矣其旨遠其詞文其令人奕然惕然咋指而歎變顏而愧也或不如是書之痛切因命胥錄之世之君子或于簿書之暇發而讀焉奕然惕然以期身體實得庶于世不爲無益也夫

跋人譜

是書內有鄂怡雲印怡雲名忻文端公第五子爲莊親王額駙額駙者猶駙馬都尉也文端公好文章重道學之士故兩

子皆以忠烈著而怡雲質厚端直喜誦道學書不肯以勲貴世家子弟求合于進文端公外任總督內居宰輔而方介不苟子孫幾有寢邱之歎相府兩燬于火怡雲退居夢室家無擔石朝不謀夕每出使僕隸竊書賣之此其一也戴山先生是書仿小學近思錄名臣言行錄諸書而成極能令人警豁愧悔中有義科名及富貴福澤語則俗人所增非先生初本也怡雲嘗使和闐辦事和闐卽玉河采玉之所凡使還必以玉獻怡雲獨無有大司馬福公隆安詰之曰自監之而自取之盜也豈可更以獻乎其勵操如此故由刑部郎中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署工部侍郎旋以侍衛終其身

臨漢隱居詩話跋

臨漢隱居詩話一卷魏道輔泰撰向無刻本余所見乃常熟

毛氏藏本前有毛晉私印汲古閣印又有顧氏明復顧氏藏書印後又有豐對樓印卷尾跋云洪武九年歲在丙辰閏九月壬辰癸巳兩日在華亭集賢外波草舍兩牕寫映雪老人誌時年八十歲老人爲華亭孫道明道明居泗北村有映雪齋余所見北夢瑣言全本亦道明書今稗海所刻雖載其跋語實已刪十之三四矣游宦紀聞及墨莊漫錄云道輔自號臨漢隱居著東軒雜錄續錄詩話等書碧雲騶則嫁其名于梅堯臣焉

玉壺清話跋

是書凡五卷沙門文瑩撰文瑩杭州僧玉壺其隱居之潭收古今文章著述最多自宋初至熙寧間得文集二百餘家其間碑志行狀實錄及奏議碑表野編小說之類取其未聞而

有勸者聚爲一家之書及纂江南逸事并爲先主昇立傳是書成于元豐戊午八月十日序于湘山草堂刊于臨安太廟前尹家書籍鋪今無槧本又有分爲十卷者

懷麓堂詩話跋

是書係李西涯少師隨筆札記未附見于懷麓堂兩集中崇正末年王文安公鐸得之因鈐諸木少師當詩道庸卑之日力闢榛蕪以杜韓蘇三家爲法謂漢魏以前詩格簡古世間一切細事長語不得闌入勢必久而漸窮賴杜詩一出乃稍爲開廓庶幾可盡天下之情事韓一衍之蘇再衍之於是情與事無不盡而其爲格亦漸以粗然惟宏才博學乃能之蓋其標旨如此亦詩家定論也

硯箋跋

高似孫撰凡四卷是書因衡山僧瞿省請而作搜採頗富前有嘉定癸未四月十五日似孫自序惟按似孫字續古四明人登甲辰科爲館職時上韓侂胄生日詩九首爲清議所不齒晚知處州尤貪酷其作文以怪澀爲主有疎寮集三卷未得見姑附志于此

法書攷跋

書爲曲鮮盛希明撰元統二年十月揭傒斯序云至順二年希明作法書考藁未竟已有言之文皇帝者有旨趣上進未及錄上而文皇帝崩四月五日今上在延春閣遂因奎章承旨學士沙刺班以書進上命藏之禁中又有虞集歐陽元序給事中亦思刺瓦性吉時中鍤梓以廣其傳八卷者一書譜二字源三筆法四圖訣五形勢六風神七工用八印章

禁扁跋

是書王繼志撰凡五卷繼志名士黜東平人次序古來官室臺榭之屬都爲一冊凡目百一十有六篇一十有五僭僞諸國亦附入焉然頗恨搜采未富蓋其所引用書目不過三十餘種宜其未備也自序于教忠坊前有歐陽元虞集序之士黜構之子官至淮西廉訪使僉事兄士熙任至南臺御史中丞皆以文學世其家

跋函海所刻金石存

吳君玉擢淮安山陽人生平好古撰金石存十五卷于乾隆三年自爲序以記之余與其弟玉鎔會試同年故見其書錄而藏之後三十年余在西安聞綿州李君羹堂調元刊函海此書刻于其中謂爲無名氏作余寓書以告之今函海刻成

則以是書爲趙搢所編且謂趙氏是吾鄉人曾于乾隆初年以博學鴻詞薦是時所舉鴻詞未嘗有趙搢而吾鄉所薦鴻詞亦未有其人且謂其別字鈍根老人未審錯謾何以至于斯也

名媛尺牘跋

玉璫徐氏錢塘人從其父僑居長洲受業于沈上舍大成著南樓吟稿余爲之序適孔某頗有阿大中郎之憾年未三十抑鬱以歿方芳佩字芷齋亦錢塘人杭董浦太史翁玉行徵君弟子未嫁時所撰在璞堂吟稿已盛行吳越間余與禮堂光祿辛楣官詹均有題詞後三紙乃金夫人書夫人錢文敏公之配金安安先生祖靜女安安以善書稱故夫人通文史工翰墨乾隆甲戌會試文敏公副總裁余寶出門下公歸道

山二子皆以壯年歿故與余書詞哀愴如此蓋逾年而夫人亦謝世矣閨閣中苑枯榮悴可勝歎哉適渚紅裝演成而因書于右

題陸包山山水

樹木蒙叢中皆有煙雲羅靄一人持蓋渡橋一人倚水閣眎之瀑布自層巖下入大礪從橋以出若淙潺有聲者世傳包山畫多渲染花卉不知其工山水若此後題隆慶改元春日寫于元秀樓

李長蘅山水挂幅

長蘅品詣蕭曠是林和靖倪元鎮輩流餘人莫逮也常讀其題江南西泠畫冊如置身煙波縹渺間余家所收兩幀真筆下無一點塵而此尤清絕題詩云每愛疎林平遠山倪迂筆

春融堂集卷四十五

去

墨落人間幽人近下城南住爲寫春風水一灣丁卯八月畫并題于留光舟次適菴道人李某

陳仲醇江南秋畫卷

是卷紙本寬七寸長八寸有奇仲醇題云庚申秋日寫于含譽堂又董文敏公絕句云無數秋山落照邊淺沙零亂走寒泉正如十月江南岸閒倚荒村泊釣船其畫寥蕭清迥了無筆墨痕氣韻如梅花道人黃鶴山樵非趙文度宋石門所能到此或謂文敏仲醇合作殆不誣也乾隆己卯春分日靈雨初過坐聞思精舍試文與可題硯書

跋張文敏公畫梅花圖

乾隆壬子三月余隨 蹕幸清涼山菩薩頂適松江族姪朝恩明經伴來以此冊見贈時雪後汲東礪水煮 御賜龍井

芽茶啜而觀之末題云雍正甲辰正月二日諦暉坐一枝巢
茶話客有所舉問暉不答徐謂曰聞梅花香乎其標韻如此
攷一枝巢爲公別業在杭州西溪公時由福建典試歸道經
浙此而諦暉以名僧主靈隱方丈從游而來想見溪山賓從
清超適俗使後賢聞風起慕匪獨翰墨之工而已余生甲辰
距此蓋六十九年心忤然有感遂索韓城相國石菴蔗林兩
尙書題而藏之蓋公初畫花卉果蔬頗效陸包山徐青藤嘗
畫扇面四其子刻于家後官日貴書名冠天下畫遂輟不復
爲故此尤爲吉光片羽云

馬江香秋色小幀

江香畫師扶曦女名荃故其印章有名在楚騷中語江香暮
年名益高四方以縑素兼金來者無算常蓄婢數人悉令調

鉛殺粉而琴川多貴游士女皆來求授指法入其室不減績采之市時蘭陵憚冰以沒骨名而江香以勾染名江南謂之雙絕冰畫余家亦有之今爲人取去

題一泉上人墨梅冊

梅十二幅一泉上人所畫上人吾郡華亭人居橫雲張氏山莊葢文敏公照之別業上人學書法于文敏以書法畫梅故梅亦瀟灑拔俗如嶄然于冰雪之外者上人少與余善得其畫最夥乾隆丙戌余官京師上人以行脚來訪又數贈余墨梅未幾往五臺余以詩送之出塞時上人已六十餘又久之聞寂于山西未審塔在何寺也今來焦山旣見上人所書對聯而者菴復出此冊見視清寒瘦削宛見其方袍短笠山莊揮塵時狀然上人書畫流傳絕少所貽余者往來滇蜀久已

失之則此聯與此冊皆可寶矣遂書其前而歸之

跋華嚴經

出永昌城北門十里爲火頭村村有文昌宮蓋古寺也辛卯初夏余還自金雞村憇于是見經卷叢殘零亂漬黧塵土間取閱之則大方廣佛華嚴經紙及字畫悉古雅可愛蓋宋末鏤版于金陵元時印以行者其前鐫兜率忉利他化自在三天暨逝多園林與夜摩天之普光明殿諸像莊嚴端好無有倫比明初沐英鎮雲南挾金陵人來滇者甚衆是經因以萬里至永昌而寺旣傾圯頽廢僧徒久散去村人莫知寶惜是可歎也然是經說于摩竭提國菩提場阿蘭若藏于龍宮錄于龍樹菩薩實爲諸佛之密藏所在皆有楚王帝釋俱胝金剛藥叉大將諸羅刹王及主林主地神爲守護雖弃置日久

光氣自發越不可掩而余得收拾而整齊之庾諸笥付寶山
寺僧藏弃勿替豈非勝緣也歟中軼第六十二卷手書以補
之且跋其尾用示來者俾知所信守焉

龍舒淨土文跋

人生虛靈之體照十方含萬有圓明澄湛無所不備者謂之
性其雜于血氣緣心而動觸物而知者則謂之識性無不正
而識有正有邪佛氏惡之故爲禪宗者務在窮心以滅識滅
識以歸性其窮心也先至于戒以淡泊寂靜定其血氣識不
緣心心不緣物久之超悟而真性見矣然識業最強入于物
則係物入于法則係法入于空則係空是以大菩薩尙有阿
賴識未盡古來爲禪學者乃提話頭舉公案使人拳拳然著
諸心胸于是事物之來皆以自相抵格使不得與心接而其

語不落理路不涉言詮識至是且窮而無所入追功用既熟時節因緣既至性頓明識頓息是語亦銷歸無用惟覺萬事萬物已過未來現在者一一坐照而得如理應之無所庸心于其間夫性與識非有二也雜于血氣性卽成識離于血氣識卽爲性故曰聖凡同此性根塵相觸而真性不壞如水泥汨焉則濁澄其泥而水性明濾其泥而水之明者一明而亦無不明此一明永無不明之水卽前爲泥所汨之水水非有二然則是性也人人具足豈有成毀生滅也歟禪家之悟澈者得力于此爲多蓋以識之紛紜營繞其猶馬駒之蹴踏而桮狀以止之猿猱之騰蹕而環鎖以閑之淨土之教舉佛以定其藏識亦猶是已矣持此以往于禪宗之超悟不難且有本佛誓願以爲接引較之魔民盲禪其簡捷孰甚焉而人可

不知信奉哉夫爲禪淨兩家調停之說多矣然終未有見于佛氏設教之旨故表而出之以表禪宗訾訾淨土者

書楞嚴經後

是間永昌沈嗣茂書爲寶山寺僧所藏前署癸卯孟夏蓋距今一百八年矣沈別字了幻圖記云清秋碧水主人書于郡城之容膝軒書竟後以硃按之且著語其上于密因了義似有所證者其儒者歟抑儒而入于佛者歟詢諸郡人皆不知亦無從識容膝軒所在可感也余少讀是經甲戌入京師左都御史金公德瑛舉如汝文殊語以相質余不能對金公曰子澹泊寡嗜好蓋晁文元俞退翁輩流人歸必究心佛乘以求解結中心之義余如其言因稍悟是經標旨今來永昌二載餘矣士人舛陋鄙倍索經史不可得乃獲此毛鳥言卉服

之中豈非夙願所感而此邦故與五印度鄰慈力加被士人
猶知飯心法藏雖墨渝紙點可想其莊嚴恭敬受持書寫時
也余方病牀繙畢病良已乃書其後歸于僧寺俾寶守之

再書楞嚴經後

今天下士大夫能深入佛乘者桐城姚南青範錢塘張無夜
世舉濟南周永年書昌及余四人其餘率獵取一二桑門語
以爲詞助于宗教之流別性相之權實蓋茫如也無夜楞嚴
宗旨具廣長舌得無礙智擅大辯才書雖不多慙山以下罕
有其比書昌方成進士而南青先生自辛巳別于京師不相
見者十年昨知其嗣君以憂去官則先生已逝也先生爲天
津山長數與余書論佛頂蒙鈔及成唯識論往復數百言不
已輪扁云臣之質死久矣繙是經悽然有感併以書于卷末

看經堂集卷四十五
書佛頂蒙鈔後

是鈔和台教宗包涵性相文繁理富非有得于華嚴性海者不能然妙奢摩他三摩禪那卽天台一心三觀之旨長水以來更無別解愍山大師亦從是義以人空法空空空爲三觀次第而長水本以聞所聞盡覺所覺空空所空滅實之牧翁受記薊于愍山又稟承長水而私謂中謂阿難所請觀門不應以諸經之三觀當台宗之三止比量配合固已暗簡長水及愍山之說至序楞嚴志畧又謂孤山吳興張皇台教映望楞嚴全經眼目幾乎或息則又極意詆譏不遺餘力矣乃謂愍大師具金剛眼學者毋忽不且自相矛盾耶愍山坐五臺冰雪窟中證三十年聞流水不轉意根語得耳根圓通三昧雖未能忽然超越世出世間然動靜不生已空二相顧欲陽

奉陰違妄思料簡竊爲牧翁不取也乾隆己丑 勅禁牧翁
文字是書以佛經故得不燬因燬其餘而存此並書于後云

心經淺釋跋

心經註釋不下數百本此釋義深文簡愚智皆可以有得可
貴也三藏法師所取六百五十餘部此爲第一當時冠于聖
教然或謂阿難結集卷首皆標如是我聞此獨不爾應非全
本或謂從大般若經摘出精要殆不誣也此釋乃 皇六子
留于拈花寺者前有圖記又書花間堂鈔存因錄其副而還
諸寺并記之如左

書王鶴溪昭慶寺修建記後

學公住嘉定昭慶寺精持穢迹金剛經往往有神驗示滅時
大暑閣三日入龕膚革潤澤如生蠅蚋不敢集其體先是乾

隆興申秋城中大疫去寺數十步有鬻菽乳者疾甚所居臨街肆以秋熱夜啟窗不閉窗下有席席上置油燈夜半燈垂燼羣鬼皆集與病者黝之不置方窘苦無如何忽有金色臂從窗中入剔其燈鬼見之駭散其人因以獲安久之漸愈能行入寺中見學公方坐廊下謂之曰若大病今全愈否其人曰和尚何以知之公曰汝不記某夜煩苦時我爲若剔燈燼耶其人大驚曰和尚眞活菩薩也搏額致謝而去以上二事鶴谿尊人通侯先生嘗爲余道之迄今蓋三十餘年矣

題贈僧旭齡文冊

旭公釋者也以畫爲游戲余于弱冠時曾識之蓋圓津禪院距余居僅里許時時步履過焉自語石貞朗二公卽以畫畫名又其地近漕溪雲煙村落可以供吟眺且藏弄名人墨蹟

甚富故同邑如王西亭給諫陸愚山侍御皆爲詩文以志其
勝及旭公以書畫繼起挾其藝游邦溝一時名士流連傾慕
如冊中陸南香盧雅雨兩君文可想見其高韻已南香以工
詞名余嘗訂交于金閨及余客雅雨所知旭公爲余同鄉往
往問訊及之今兩君先後下世而旭公亦化去久矣旭公于
諸公爲孫而旭公之弟岳莽及今三世下振華四世下慧照
咸以工書畫精篆刻見稱昔吾家元長謂未有七葉之中人
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信乎文字之傳有運會焉士大夫不能
及其子孫而益獨能守之至六七傳而其道勿替然則覽
斯冊也可爲語貞諸公慶亦可爲士大夫子孫愧矣夫